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錄序

金井墜梧之候銀塘菱芰之辰夜永於年秋涼似水淡烟彌野而急雨隋跳素月掩輝而孤燈替照墜餘權兮未拾簪所悲兮不來僕於是謝趾離焚心字楚騷束而不讀商音聽而增淒客有冒雨叩門携燈入坐者肅而言曰子亦知夜雨秋燈錄乎其爲書也可以質仙佛可以驚鬼神微雲之舒卷於太虛未足方其縹緲也飛瀑之傾瀉於古澗不能擬彼清冷也趣語橫生奇思迭出實足補志林所不逮而步觚賸之後塵僕乃受而卒業曰嗚呼噫嘻子殆窺其迹而未明其心矣夫賈傅作鵬鳥之賦彌生成鸚鵡之篇類莫脫乎樊籠隱自書其抱負宣君瘦梅書可換鵝帖徒乞米杜陵屋破驚聞涼雨之瀟瀟阮籍途窮空對孤燈之耿耿離人愁夜驢客悲秋初芙蓉以爲裳採蘅蕪而作

佩不堪回首絃詩商畫之場無限傷心香草美人之喻是錄也
語以隱而彌顯意似奇而實庸夫刺悉本風詩事屬子虛而不
害毀譽總存直道言雖孤憤而何傷況乎書奇事則可愕可驚
志崎行則如泣如訴論世故則若嘲若諷摹艷情則不卽不離
是蓋合說部之衆長而作寫懷之別調也子徒賞其文法誇其
匠心不幾相馬以皮而好龍以畫哉客旣去覺秋氣泐寥夜光
明靚別有根觸卽誌簡端質諸宣君當亦謂異苔而同岑不致
方罍而圓柄也夫南州縷馨仙史蔡爾康拜手序於海上之鑄

鐵甕

自序

先正有言曰讀書忌老著書忌早。鼎既服膺而敢違之乎。綠鼎少膺孱弱壯值亂離瀕於死者再而皆得不死故有是錄耳。先慈誕鼎之前夕夢一道者來叩首膝下已而生鼎口不茹葷者十九年性好佛老聞人有談元者聽之忘倦而尤愛僕。嬾說果報鬼怪逸事年十一習楷書扁緇屏幃居然揮灑十五解爲文十九忽膺咯血疾憊矣旋得感應編圖說讀之獲瘳二十外先慈見背先嗣父廣文公又見背家難旣起外侮乘之梟獍成羣爭噬吾肉家道遂中落年廿四洪歉歲獨臥枯寺中餓幾斃旋得金經蓮花經諷之機始轉廿六奉生父命贅入外家方得延殘喘明年突紅巾至携家竄東海慷慨從軍幾死鋒鏑旋又回海上賣畫供饋粥年三十一始入富道幕司筆札三十五館淮

海三十九游山左奔疲蹇澀近於託鉢矣明年入兗郡滋陽署
郡有少陵臺峨峨百尺古墟也時九月將盡友人約登臺望曲
阜西風逼人黃花滿地 鼎偶問友曰今日何日曰廿八 鼎不禁
大驚繼而大慟蓋是日卽賤辰忽忽焉行年已四十矣而淪落
猶是乎歸則偃臥不語亦不哭明日遂病且殆精神惛愦不知
所云病十五日忽蹶然起裁箋爲閣取生平目所見耳所聞心
所記憶且深信者仿稗官例先書一百餘目每夕作文一篇或
兩篇不數日而患遂霍然明年解館賃宅任城售書賣畫囊稍
有餘居兩年回秦郵遊虎阜計得文一百一十五篇皆初稿而
未及修飾者客有索觀旣竟莫不嘖嘖曰太早太早 鼎曰余深
凜息早之誠然余之文刀圭也未敢以著述論客問夜雨秋燈
四字作何解曰當其病滋陽暑時愁霖滴瀝冷焰動搖千里家

山時入夢寐秋魂欲語病魔乍來此無可奈何之境也以無可奈何之身當無可奈何之境未能已已奮筆直書耳甲戌之冬有仙蝶過訪是夕設牀於室以文呈須臾仙至書曰子來前子前身爲羅浮冲虛觀道士以弄筆頭獲過今又弄筆耶幸語類荒唐實嚴輝賞且無淫詞是尙可恕再四十二年當於忍辱班中遲子矣鼎稽首謝求仙人序不可遂自述顛末如此噫樵歌牧唱有時上獻芻蕘鬼董狐諸無語不關諷勸塵之封蠹之蝕舉而拋同落葉忍乎哉時

光緒三年春二月花朝日天長宣鼎瘦梅自序於仙蝶來館

夜雨秋燈錄目錄

卷一

青天白日

王大姑

東鄰墓

迦陵配

吳孝子

應聲藍面鬼

玉紅册

卷二

了不了道人

瓶隱子

銀鴈

雅賺

龍梭三娘

劉子儀膏藥

桂林泉署三異

忠魂入夢

奚大瘤

閩俠

閩俠

慧眼救難產

俞翠燕完貞

東野砧娘

田處士石驢

桑兒

血瘤中有大紅寶石

儼然齊人

捆仙索

盈盈

義僕琴軫

以癩寄烈

千秋冥吏

卷三

一聲雷

烈殤盡孝

父子神鎗

珊瑚

麻瘋女邱麗玉

佟阿紫

雪裏紅

鄔生艷遇

假五道神

父子同日成婚皆元配

郝騰蛟

卷四

香妮兒

長人

白老長

上官生

鹿女泉

海濱古鏡

水灰絲

北極毘耶島

密珠

卷五

海陽李氏女郎

谷慧兒

識字魑

戴笠先生像

鐵簪子

金奴玉液硯

賣兒田

神燈

卓二娘

丹青奇術

范小仙

郁綠雲

樟柳神

木孩童

古劍頭

痴蘭院主

沉香街

小癩子

穢聳歿爲文信國公冥幕

喪事演劇

殺於菟

丐癖

路九郎

髮繡佛

卷六

太容第一洞天

禿髮

陸季真

巫仙

十八鶴來堂

玉牌殉葬

鄧龍石

翟仙石

離魂塔

鬼神報施各異

稽吞天下五鼎四瀆香火使

妾薄命

卷七

大脚仙殺賊三快

南郭秀才

驢化爲履

樹孔中小人

楠將軍

曇花記

博山兩賢婦

珠江花舫

金竹寺

石郎簪笠墓

馬姓

獨角獸

離垢園

陶莊

十文蓮

古泗州城

卷八

刑房吏

血炬照銀

葫蘆生

金蝦蟆

蚌蛛

賺漁報

公道娘子

塑少陵像

玉蟾蜍

來不得

鐵鎖記

莽頭陀

耍字謎

除三蠶

夜雨秋燈錄卷一

天長宣 鼎嬰梅甫著

青天白日

浙人南宮認菴以字行幼隨父瓠宦於粵清廉其寡母先逝
父繼卒虧庫欸將繫獄素讜叔璧幕於蘇欲往依之潛焚兩親
骸以竹籠負之徒步逸餐風咽露跋涉奔波一載始抵尋叔無
耗時蘇正歲歉益困急傾守壺錢購半畝地瘞之誌以碑結茅
若圓瓢守其側蓬頭垢面淪入乞兒腹飯殘羹尙知薦祭時年
僅三五性孝且慧貌癯不枯聞吳兒山歌學之卽當伍氏簫始
免餒朝村暮郭倏忽三年偶倚古寺門向陽捫螭面卽貴家園
時見美人樓上眺頃一小鬟艷絕年二八出而反掩其門行向
西忽伏草際少時整衣去知爲小遺甫數步卽若有膩物墮地

夜雨秋燈錄

卷一 青天白日

軟無聲呼告之婢不覺遂捱襟往覘錦袱也中裹金玉釵釧珠
寶零星勝以魚函折作方勝書云十郎哥哥足下妹謬以陋質
獲配清芬親上做親幸中之幸牽牛西北一水盈盈孔雀東南
雙聲發隱盟深金石妹喜嫁得梁鴻劫轉滄桑耶忽貧如司馬
然而飽宣對挽屣車阮氏何嫌幘鼻幸雞窓攻苦卜鳩路飛騰
敢怨標梅撫青春而未艾惟祈折桂脫白裕以來逆迎知青眼
頓更紅絲欲斷每聽狐語似怨前度之水欲倩蜂媒再接他家
之酒心石堅而不轉辭簧鼓而須防若真挾瑟改絃定彈黃鵠
時擬傳箋布意恨少青鸞小婢娟奴雖曰主僕實同腹心事已
迫於燃眉情實殷於刺目遣尋一鶚面展雙魚奉上緘淚之句
斷腸之辭宛轉十三行預仿蘇娘織錦附以纏臂之金搔頭之
玉珍珠一百顆聊爲匡壁添光不盡纏綿泥中人再爲曉舌未

甘隕謝爨下材急不擇音敢布愚忱伏維憐鑒某年月日秦氏
小妹貞璞檢衽手肅南驚讀一過詫曰險哉東床落魄富兒賴
婚鍾情者越禮冒嫌進療貧方若爲他人拾得則婢固命盡卽
迢迢牛女亦復睽違鵲橋無日矣曷坐以視之少頃婢返面色
灰死倉皇覓榛莽間不得仰天嘆曰奴死不足惜貧主人託奈
何南笑曰娘行失何物值何言死婢聞其言有因哀祈曰好男
子曾寓目否曰卿能明告我或者璧能返也曰我秦氏婢媼奴
日伴女公子主見壻家貧欲改適女公子日夜哭妾憐之請以
粧臺中舊蓄者約五百金裹以鮫綃附以鴈字親去作寄書郵
付於小檀郎囑入都謀戰捷好親迎頃墮其物必洩其謀烏能
不悲言已大慟曰然則將若何曰死耳南探懷與之曰是耶非
耶婢見卽伏地叩南挽之示殷勤婢曰子乞人得暴富棄之甘

乎妾將何以報曰報我不難恐我之所易子之所難也我之所
甘子之所苦也曰試言之曰僕雖冠猶童子身子貌美極矣未
知能令我真個銷魂否婢赧然徐報曰君姑待我行行卽來婢
齎金玉去南亦偃僂出東郭三日後偶經園外遠聞鶯聲喚曰
來乎仰視之婢也笑而招以手門砉然開南遽掩入湖山石畔
芳草如茵婢曰以此聊報大德可一不可再南曰諾方將偃抱
見婢以紅羅蓋粉面南笑曰子秀色可餐方欣飽看博須臾歎
何奇而掩藏乎抑嬌羞故態乎婢以纖指向上曰青天白日不
怕神明耶南羞如棒喝情魔潛遁遽起曰子畏神明僕寧不畏
乎持竿搗籃喃喃誦青天白日四字出門去婢遙遙致聲君每
朝日中來當分已食果君腹南瞑目狂奔亦不計園門閉否明
日市上行有一相者呼曰丐者來子臥蠶下何來此陰隲紋應

在三十六日後必有非常遇曰吾日唱蓮花求生活免溝壑足矣尙欲追蹤榮陽公子耶曰不然驗當酬若干曰十千誣則若何曰挾我雙眸子曰先生眸子危矣至三十五日丐如故走告相者曰眸子權寄尊龐一宵穩相者又視之拍掌曰得矣邊城紫氣透當先得財南曰諾明午步長街忽有牽其裾者呼曰月兒耶南頸有月牙痕故小字月視其人鮮衣怒馬貌若貴官姑應曰然其人慘涕曰兒何至此南驚憶曰璧叔耶曰然兒曷隨之歸寓廬中起居華燦叩阿嬈亦甚慰因縷述顛末哭失聲叔曰久讀爾父母歿特函詢無回字乃在此耶吾年老橐富無子息今得猶子不愁繼續矣立命婢媪爲更襪縷且濯香泉依舊翩翩顏色煥發婉述相士神叔命以十千酬之欲招致爲叔鑑慈願不許旬餘忽以千金付之曰兒旣廢讀當學賈以齒穉辭

曰試爲之無不利南東裝貫權過江運白粲大獲明年今日歸
省叔至則門戶猶存第主非是詢居停曰子去後爾叔亦他徙
且不知徙何郡茫茫無適從因思江北新置宅曷歸而偵訪
掃墓瞻仰榜人頻催腰纏餘五百金卽全購柏油壓船渡後北
風怒號江凍十日不能解柏油值頓昂獲利可十倍更於宅前
設緞鋪以三千金爲母招老成者四五輩司出納又一年心不
忘叔一人渡江搭散人船中流風大作浪如山霹靂大震同儕
者十數人咸見雲中現極大四金字曰青天白日筆畫分明衆
誦佛禳之而字仍現雷復鳴船幾裂衆急曰上天已明示惡人
事各自省無累他人南挺身告衆曰此僕隱事誠不可以告人
敢相累乎急向怒流踴身投昏懵中抱得枯槎聽其掀簸耳聽
雷雨驟下火光竄金蛇須臾盡視此身如一點萍乘萬里浪也

忽一官舡鳴鑼挂帆來呼曰速救活袍極人賞十貫旋來紅船
挈而登官舡人非他叔也互驚問叔何處來曰吾移居通州偶
遊紫琅山耳爾父母莫無恙爾之心曲吾已悉娟奴已隨秦家
女適婿家婿果貴卽迎娶爾事緣未至毋燥也同之通寓見婦
安好婢僕更多於蘇寫不敢問居二日袖出小摺呈叔曰此年
來子金總目也曰煩甚曷携去翌晨辭別叔又贈以數百金抵
蘇訪娟果如叔言忽遇弄船人驚曰君尙生耶若輩皆震死船
覆吾抱纜始免頃泊此修治耳南出資贈助之卽假館舟子家
偶倚白板閒眺見一美人乘香輿隨僕媼復又一婢乘下澤車
貌酷似娟尾行三四里至一尼菴夫人登殿拜如來僕媼戲遊
廊菴主獻香茗婢閒步偶見南目熒熒低喚曰青天白日南失
聲曰曠娟娘耶婢問何遽華潔告以故曰鍾情者尙念舊耶曰

中懷無一刻忘曰彼此有情尚不謔姓氏令人齒冷又詳告之旋聞內呼媼美人偕去南恫悵無聊賴躑躅叢葬處見一大塚碑云東浙寓公南宮諱璧玉人先生之墓誌文詳叙夫妻同卒於蘇死近五載旅葬於此以待猶子南宮認卷他日尋覓撰書者里諸生郁昉南讀畢大驚回憶叔嬾面目不知此墓中人何既同名氏且猶子亦同名必無是理而竟有是事歸訪文學士知郁昉第具冠投刺入拜昉憬然曰君頸有月牙痕乎曰然曰令尊叔甫生時與先大夫莫逆交先大夫逝叔甫老伉儷亦相繼逝易簀前數日堅囑鄙人預後事謀吉壤作墓誌并囑君如回蘇卽爲繼續君從何知有僕而惠然肯來耶南以見墓誌對曰幸不負先人遺命也南蹙額以兩次遇叔告求解惑曰令叔甫生習吐納效能解脫如子言其仙去乎南遣人如通訪叔杳

矣遂移兩骨函依叔墓重葬雙塚峨峨加以封植手自撰文勒石紀事昉視之喜曰子尙能習舉子業何自棄蓋昉已前科北闕中經魁因欵留教之讀是秋回浙中副車昉開筵爲賀鼓吹大作泥金署牆把酒向南曰君貴矣芳年二十有一尙欲歌朝飛雉耶曰弟有舊盟癡心拱候耳曰愚兄代覓佳人爲君權署縣君何如言未已卽有婢媼扶一美人出與交拜南不知所措昉挽之拜兩行畫燭送入洞房親爲反肩雙闔臨去顧內曰今宵好報恩毋再怨我夫婦累汝漏靜揭巾微睨則紅粉露垂香肩玉削頗似娟亦低喚曰青天白日新人微察曰悶葫蘆打破矣南聞之大喜始知尼寺美人卽昉妻當日寄書人也夫貴娶已兩載極敦愛娟重見南始爲貞述南來訪貞始末爲昉述副車之中賴昉力資緣關節始獲備其所以不卽以娟與之者恐

誤讀耳少頃入幃縹緲猶處子明日謝昉昉亦謝至是始道破
昉曰君遇遺金不拾僕亦留全璧以待也從此秦越一家親愛
如手足南旋卽援例調選官揚州司馬携媚娘去頗不自諱每
謂僚佐曰不圖黃榜中亦有卑田院中乞兒也

慎儂氏曰昔披裘人云僕豈拾遺金者哉然高人遇之易乞人
遇之不易至美色當前懸雌勒馬此等功夫尤不易偉哉南宮
宜乎蒼蒼者報以厚福也吾願普天下男兒無論富貴貧賤當
人人書青天白日四字於座右

銀鴈

江西某郡有地師杜君香草青烏術最精嘗與富室兒李十九
友善其父故杜爲走山谷覓地草屨幾穿閱三載始得一穴沙
水分明良爲吉壤居邑之東山距李宅四十餘里山故幽僻樹

木葱龍涎者聽樵斧丁丁與巖寺午鐘相問答而西山居其前儼如屏幃蒼翠溢眸杜得意非常告季曰此福地也令尊人古道爲鄉里重居此諒無愧焉願公等更修德以培之則子孫貴真莫及不日杜爲黠穴李兄弟扶櫬窆事歲杜往浙應貴人聘厚贖速行一別兩載詎葬後家道反不如前疊亡人口其兄李十八夫婦亦偕亡遺一嬌女名銀鴈留時殷殷以弱息相託泣曰吾夫婦他無所戀惟勞吾弟看顧銀兒則瞑目泉臺下十九亦泣受遺言女年甫十四五風致袅娜不慣操作其婦翁氏黑心符也時於藁砧前嘗猶女懶惰久之遂信垢面蓬頭淪入赤脚女始伏枕上泣繼對木主啼婦怒施鞭撻女奔告叔反執其手足而毒楚之諸婢環泣伏叩請代不許雪膚流血一綫僅延婦怒猶未已幸先隴隣翁老尼來爲翁氏諷受生經急代

緩頰始釋明夕婦欲禮佛索溫水盥手女誤以冷水進大怒欲
笞其背女懼奔投門外溪水見亡母冉冉自林中出悲告女曰
兒無咎且隨老尼遁空門則生矣言已卽杳女正慘痛忽聞門
內喧嚷翁氏手自批頰作亡母聲嘗曰狗賤根何仇欲殺吾女
十九奔入知爲亡嫂怒婦惡代哀之卽唾其面數貫萬端急尋
得女於門外譖覓死狀携入婦卽抱女哭失聲旋又自擊以木
杵搗陰戶血淋漓流出窮袴外禁制之力猛於虎一室大嘩隣
舍登牆窺辨犬皆驚老尼素與亡者善合掌曰善哉善哉大娘
何暴也老身爲證囑渠改過善視銀姑不許早爲銀姑覓佳婿
不許寄養戚里家仍不許尼戲曰無已其將付老身携去爲弟
子乎婦聞卽稽首拜曰願以掌珍煩大師接引同如願否曰願
十九知不相能亦聽其出家明日親送之菴擬卽削雲鬢尼曰

尙早瞑目坐蒲團炊許張目笑曰溪水何妨隨石轉嶺雲更有
出山時十九臨去謂女曰兒有所需可暗囑師父來取毋輕陷
不測也女涕泣牽裾尼大噉曰痴兒旣皈依三寶尙作嬰兒戀
乳狀耶急送十九出掩菴扉由是掃地焚香鐘魚梵唄漸授以
禪課焉年餘十九益困頓戚屬咸云坐新阡不利有識者云右
沙太嶽卽利亦只發女家明年杜歸目覩李之情狀大驚心亦
疑殞宮風水然晝則走山谷夕則挑燈比對書冊均無誤終不
識致困之原一夕假歸家宿夜夢天女至煙鬟霧鬢儀態萬方
告杜曰汝亦知李墓不吉所由來乎吾山神也特以詩句告汝
詩云千里來龍結一匏左根右葉長根苗天生福人住福地無
愧惟有西山樵杜心欲咨白而天女遽作霹靂乘雲去杜驚寤
急往西山尋一泛常穴爲李遷葬詭云前穴地脉爲山風吹破

不足寶也暇則裹糧入西山物色樵豎匝月無一遇一日暴雨至視嶺右有衝茅數椽急奔避一婆娑老嫗縲服出應客堂上懸桐棺七尺總帳淒然云伊孀碣亡週七年問有哲嗣否云僅一杜姓佛奴其名蓋渠父夢佛而生者因貧習樵採日在東山雲深處言已晞嘘向外勉首云頃將遭雨恐歸來又似水淋漓旋入以山茶炊餅餉杜餐飲頗甘須臾一少年荷樵冒雨歸眉目端好氣宇不凡見客支揖如儒者杜知是佛奴自陳同姓佛奴入與母言少頃又出與爲禮如見長上杜喜與閒話辭均閑雅無俚語告嫗曰文邛不俗何不令讀書識字嫗曰兒幼曾就村館渠父旣歿未亡人又衰邁全賴是兒斧柯供汲水問佛奴年齒則云十七是夕卽就地藉藁止杜宿晨起出腰金二兩酬茶果費嫗笑曰母子雖貧而非賣茶果者矧同宗者耶堅却不

受杜知不可強後疊過其廬禮貌均不衰一日見佛奴獲雙雉歸烹而登盤味極鮮美盤有餘收入供母及偷瞰佛奴則仍咽粗糲杜大敬重告媪擬爲佛奴覓佳耦媪喜曰兒年已冠得宗長作伐大好事但一貧如洗誰肯以嬌女嫁樵人子耶問渠父可有葬地曰野葬耳免入漏澤園足矣尙敢卜牛眠歟曰不難僕有吉壤奉贈他日貴顯幸毋忘指引人媪敬謝稱善杜向李十九索前地云有遠族孤寡請以所乘者與之需值當不吝償李慨然不吝杜欲立券李本擬以百金酬杜至是遂兌立百金券杜持往與媪諏吉佛奴集衆樵舁父櫬詣葬穴杜命廟五尺無移舊穴而深倍之甫掘尺許得一物非土非石狀類鼃背背有篆文曰識者杜葬者杜宜子孫貴且富鮮德之家莫妄覲葬已杜又遠行佛奴仍習樵每晨過父墓輒見蒸騰如釜上氣瞬

屈嚴寒佛奴正痴望忽白氣接凍雲縷縷然漠漠然落落然雲
時雨雪大至衣盡沾濡知嶺下有尼菴可避急趨叩關適老尼
打包出門去適銀鴈獨居繡佛旛開門放入見其寒戰慄栗憐
之引投竈下燃火烘濕衣以師之布衲與已之紫布褲與之換
更炊豆粥與餐戰始已天霽衣乾佛奴欲辭去一轉瞬則他衣
俱在而已之布褲竟烏有窮覓不見女恐師回催促且去囑乘
間寄褲來慎勿腐師目其母嘆其歸晏具告所以嫗心德女視
紫布果爲女之衷衣疑有染叱責之佛奴力白其無明日嫗親
送褲與女而老尼已歸見而窮詰之大怒云清淨道場淫婢何
得汚佛地立命走出嫗同女跪求不許女對佛自誓尼冷笑曰
佛遠在大西天不似社稷神管爾牙疼咒也女憤欲自經解帶
挂庭樹嫗趨救而尼猶怒嫗亦怒曰老禿斯乃徒以慈悲獲罪

賁然則定逐伊何處去尼曰聽自便耳嫗知女不願回俗家曰
曷隨老身去女猶躊躇尼遽撫掌曰妙哉妙哉速去速去立即
驅出掩雙扉適杜正歸來看嫗兒嫗携女至驚詢何來詳告所
以女伏地涕泣呼杜叔杜喜曰前云爲佛耶作冰者卽此女耳
此中有天緣幸勿錯過約略告十九卽慨分游囊代謀花燭俾
合番小夫妻極伉儷事母又至孝嫗對女流涕曰吾母子食貧
慣未免苦新婦女笑曰兒昔遭嬾苦虐如活地獄後入尼庵已
屬安樂喬頃得阿母與耶憐愛更居天堂最上層嫗爲之解頤
每牧豕分耶苦嫗不忍女曰兒自樂爲之昔之牧豕追威虐今
之牧豕由心願何害杜一日携白鑽二錠來告嫗曰母今娶新
婦添食指矣明年秣價必昂請假此預收秣俾佛耶漸學樵子
母三却而後受是夕銀孺牧豕回見嫗以銀示佛奴曰是區區

者亦猶之銅鐵耳奈何有則生無則死不令人短氣耶女索視
擲案上曰是何足貴兒牧羊走磧曲見水底纍纍者皆是也明
當懷數枚歸而奉母媪笑曰痴媪子誤以鵝卵石爲銀耶明日
女果懷數枚至外雖花繡黝然就石磨礫光可鑒影大驚喜問
多寡云遍磧底皆是佛奴趨詣村市詢於人云此古人窖藏物
也歸與母計晨起隨女之磧曲見流水游游下皆卵石惟自女
手掬起則立成朱槌始猶以布袋運繼因誤墮一錠牧豎拾之
笑問母子劬勞大辛苦運蠶物何用然一入牧豎手則仍化爲
石由是贍遂壯居然筐載而肩荷之匝月往返始竭屋角堆滿
無寸隙佛奴掘深窖藏之統計約有廿餘萬會入城買甲馬酬
藏神晤杜卽邀致詳告之且分贈杜不受急代購郭市膏腴建
第宅阡陌樓臺奴僕車馬成大家矣明年女又孿生雙子曰鴻

曰鸞均穎慧能讀總角卽遊庠序佛奴亦納粟爲員外郎爲太
母請封誥每稱觴介眉壽太母輒云兒孫雖千百年不可忘宗
人香草先生德久之延於家事之若伯叔云會清明夫妻珮紉
掃艾萸幹僕夾道婢妾如雲忽一窮漢號哭奔至崩角乞援倏
一保正執牛鞭來擒捉佛奴憐訊之云此小竄屢犯者是必敲
斷脛股員外郎莫袒庇女聞聲牽車簾視其人非他李十九也
問何至此自云家業盡傾惡婦隨奴子遁席捲燼餘孑然一身
時就野廟宿實未曾作穿窬也言已大哭女亦悲涕佛奴笑遣
皇正去携歸事以泰山禮李踟躕不敢當及杜香草出與話得
更慙堅欲辭去遂贈以婢且與數百金俾理舊業焉明年二子
均鄉捷太母正八十壽賓客滿堂祝千秋忽庵內小尼云奉師
命堅請銀夫人隨喜且以舊犢鼻絨寄云此杜郎舊物也佛奴

欲辭却女不可珠翠肩輿往至則老尼已沐浴更衣瞑目將就
涅槃女哀哀喚甦尼目復啓笑曰兒果榮貴則當日遣逐不以
老比丘爲太過耶女泣曰法師生死人而肉白骨何敢忘德曰
不足言德惟可以對令先慈於地下耳言已圓寂女出資爲尼
新院宇置沃產建藏骨浮圖於庵側其位爲先隴之良方狀尖
聳如劍戟工竣杜視之笑曰後世子孫中更當得一武鼎甲已
而果驗此余在滋陽聽浙人孫君子任所述者

懷儂氏曰馬蠶牛眠賢豪蠅骨自古山靈面目何嘗輕易示人
惟磻底纍纍百萬朱提專留與賢孝之婦如我銀娘者則銅臭
之神又何嘗毫無知識專與牧豎子爲伍哉嘗見席豐履厚之
家其德其才絕不稱是蓋其祖德宗功必有大過人處噫此其
所以爲神也

王大姑

嶧陽西南鄰豐沛諸境台兒庄當其衝庄有巨族王氏所居比
櫛王叟某老夫婦生子女各一子名懋修廩膳生常遠就臯比
座博菽水攻舉業女名大姑貌楚楚性敏慧幼讀曹娥龐娥諸
列傳未嘗不掩卷而泣也適某生素患瘵結縉甫半年女三割
臂上肉不能救其死思以身殉又恐傷親心然夫家又赤貧且
無人女兄懋修遂迎之歸謂女曰兄不克昕夕侍二老卽煩吾
妹代兄職女曰諾定省溫清之善直釵而弁也族無遐邇皆賢
之是年夏捻賊將至風鶴宵警鬼車夜號叟本王氏族長呼衆
遠遷各戶咸營營於輜重女進謀曰倉猝出奔全賴牛車代步
載人行猶速兼物行則滯遇賊必因物喪命不遇賊亦必爲宵
小覬覦重物輕人誠非良算計不若掘地藏物單車載人可望

出虎口而登樂土耳衆思其言良善卽如所謀舉族以行老稚約百餘口甫出庄十餘里猝遇賊於途徧搜括無携帶然服飾面目均非藜藿者流大呼曰狡哉僧也家資匿何所不自首獻者斬無赦衆皆股竦面死灰崩角無一語女含笑下車檢衽而前曰大王無怒若皆農家子非善於語言者我卽彼族司筦餉人也黃白豈無窖藏誠有彼大樹葱龍廬舍翳如者是所居耳如從我往一一指示十萬金咄嗟辦否則駢死荒郊於大王毫無裨益捨大喜賞其慧美信其懇篤乃舍衆而隨女以行女慨然導略反顧以自示衆令遁衆始免脫焉從行里許至一極大村跪云已宅內外闐如破鍵入延賊坐廳事女拾地下蒲葵扇且搖且語曰大王等長途跋涉馬足奔馳饑渴甚矣且少憩納涼待我詣內煮茗略盡東道誼然後具畚鍤先掘我家再掘他

家也賊笑領之以爲笑笑弱息固已癡繼釜魚尙何所逸解衣裸體歌嘯縱橫久之日將墮崦嵫淪茗人仍不出奔內搜閱賊大駭蓋女已挂梁上體冰而僵矣賊惡其誑已思淫其尸甫解下一賊大呼倒地視腦後若有錐擊頃刻斃虎狼之徒亦知貞烈不可犯羅拜而去女兄懋修時正解館歸途聞台兒庄有王姓女子舍身全親族事生大哭曰必吾妹也至避難處則家人已昇女尸回親與族圍之哭哀訊所以生枕股大慟曰苦吾妹矣旣而躍起大笑曰吾有妹矣舍一己命全二老命且全闔族命鬚眉已難矧巾幗乎無怪當日讀烈女傳淚隨聲墮蓋生有至性也節且孝烈且智舍吾妹誰能兼之嗚呼

澳僕氏曰以王氏合族百餘人猝遇賊氛何不一戰畢命其所以束手待斃者蓋視賊如虎狼耳而大姑視之直犬彘不若矣

姑之節也可哭孝也可敬烈也可悲智也可喜賊之痴也可笑

雅賺

鄭板橋先生書法鍾王叅以米蔡轉似篆隸書則得所南翁家法更叅以徐青藤老人揮洒雄傑之致便卓然大家爲秀才時三至邗江售書賣畫無識者落拓可憐復舉於鄉旋登甲榜聲名大震再至邗江則爭索先生墨妙者戶外履常滿先生固寒士至是益盛自寶重非重價不與索沈凡民先生代鐫小印文曰二十年前舊板橋誌憤也時江西張真人入覲回道出邗江商人爭媚之欲得先生書聯獻真人江西定做大箋紙長丈餘闊六尺餘乃可一不可再者使人婉求先生書且請撰句問需值曰一千金來者允五百先生欣然奮筆直掃頃成上聯云龍虎山中真宰相求書次聯笑曰言明一千金爾只與五百我亦

僅與其半其人往告商不得已如數與之卽書次聯曰麒麟閣
上活神仙人人贊歎工妙絕倫其時商家因鹽政都轉戚重先
生遂爭求先生書畫或聯或幅或箴或斗方以爲榮各商皆得
之惟商人某甲出身微賤賦性尤鄙先生患之雖重值誓不允
所請某甲自顧廳事無先生尺楮零隸私衷羞惡百計求之終
不得先生性好遊一日携短僮負詩囊信步出東郭漸至無人
蹤視亂墳叢葬間隱隱有屋角微露炊烟花柳參差笑曰豈此
間有隱君子耶甫踰嶺而墳益多逕益窄再一回頭則有小村
落在焉茅屋數椽製絕精雅四無隣舍又無墻垣小橋通溪卽
至門首白板上一聯云逃出劉伶禪外住喜向蘇髯腹內居上
有小額云怪叟行窩進關又得一重門聯云月白風清此處更
容誰卜宇燐陰燭聚平生喜與鬼爲隣額云富兒絕跡庭中籠

鳥盆魚與花藥相掩映新種芭蕉纔有掌大乍添楊柳却比人
高朝南有室兩楹洒掃無纖塵內置几一案一椅四杌二木榻
藤枕書廚各一琴劍竹欄又各一案上筆硯紙墨烏絲尺水中
丞皆備壁上懸青藤老人補天圖女媧氏螺髻高顙仰視鑑鼎
中氣冉冉入空際生氣勃發的爲真蹟兩壁則素粉如銀絕無
懸挂愛極不問主人誰是卽就榻趺坐忽一禿髮童子自內趨
出視良久旋詣內大聲呼有客卽問主人在內問訊命卽逐客
所携短僮殷殷以先生名氏告之始見主人出則東坡角巾王
恭鶴鬢羊叔子之綬帶白香山之飛雲履手執麈尾翩然而來
老叟也彼此略敘述語頗投契問叟名氏曰老夫甄姓西川人
流寓於此人以老夫太怪遂名曰怪叟問富兒絕跡四字何意
曰揚城富兒近頗好雅聞老夫居址小有花草爭來窺瞰但此

鞞滿身金銀氣一入冷境必多不利或失足墮溪水或花刺抓破衣或遭守門花厖囓破足或爲樹杪雀糞汚俊麗所尤奇者一日富兒甫坐定承塵鼠跡空隙破瓦墮正中其額血淋漓乃委頓去自是相戒不敢入吾室遂以爲額誌實也先生清貧則已若亦富人恐於先生亦大不利先生嘆曰僕生平亦最惡此輩者幸福命高未曾一作富人得安穩入高齋領雅教何幸如之須臾童子獻清茗叟爲之鼓琴風泠泠然不辨何曲惟愛其音調激越漸轉和煦忽鏗然頓止問先生能飲乎曰能曰盪殽市遠無兼味奈何旣而自思曰釜中狗肉甚爛然非所以欸高賢先生性嗜此聞之垂涎曰僕最喜狗肉是亦願狗生八足者叟曰善卽於花下設筵且啖且飲狗肉而外又有山蔬野蕈風味亦佳叟醉又抽劍起舞光縷縷然未識果否成容然觀其頓

挫屈蟠不滅公孫大娘弟子正白氣一囿忽大聲躍出圈外依舊入座面不改色先生起敬曰翁真高士也請浮一大白僕恨相見晚矣視日已下春先生辭退叟殷殷送過橋曰僕與君同一不合時宜者如有餘暇可着履過我先生曰不速之客何惜頻來由是日一過叟清譚不倦醉而後返交月餘漸與談詩詞皆得妙諦惟絕口不論書畫先生一日不能忍告叟曰翁亦知某善書畫乎曰不知曰自信沈迷於此已三折肱近今士大夫頗有嗜痂癖爭致拙作甚非易事翁素壁旣空空何不以素楮使獻所長亦藉酬東道誼曰勸君且進一杯呼兒磨墨楮先生藏之已久寶滿眼無一佳士如先生者故素壁猶虛頃旣相逢何敢失之交臂先生投袂而起視齋中筆墨紙硯已就卽爲揮毫頃刻十餘楨然後一一書畫叟曰小泉乃怪叟字請賜呼榮

甚先生詫曰何翁雅人與賤商某甲同號叟曰偶相同耳魯有兩曾參同名何害要有清濁之辨耳先生信以爲實卽書小泉二字與之叟曰墨寶非常從此輝生蓬壁然不可妄與商人恐此輩皮相不能辨珠玉徒損清名耳先生然之旋又暢飲歸則已二鼓矣同人問何之先生盛誇叟衆曰邗江向無此人公所見得無妖魅乎且彼處叢莽榛莽向無居人明當同訪以覷其疑翌晨衆果偕去則茅舍全無惟一灣流水滿地肴核而已先生大驚以爲遇鬼旋豁然悟大嘆曰商人狡獪竟能仿蕭翼故事賺我書畫耶歸則使人潛偵某甲家則已滿壁懸挂墨瀋淋漓猶未乾也

澳儂氏曰龍神物也風雲變幻天地爲冥人能知其性且祭之使俯首就烹割某甲之設賺局也布置當行處處搔着板橋撥

處便彼一齊捧出毫不吝惜甲雖市賈猶是可兒近則皮相耳
食純購贖本強偷豪熟幾類穿窬使板橋復生雖有神龍翔竄
之計又復奈何余故下一轉語曰人道某甲賺板橋余道板橋
賺某甲

東隣墓

鳩江儒生解必昌爲解大紳耳孫幼失怙恃壯未婚娶交鮮友
朋業拙營運南山有祖遺瘠壤數畝可勉供饘粥就築茅舍數
椽惟略避風雨昕夕下帷讀志頗堅也門之左有古松一株極
夭矯數百年矣門之東有古墓一坏漸傾圮墓中人無姓氏無
子孫佃恐碍出入欲鋤之使平生不忍曰我正苦無東隣得此
大好伴歌嘯殘杯冷炙且祀之忍去之乎呼工鐫短碣曰東隣
墓左泐小篆曰一個土饅頭在吾門之首下有長眠人名氏失

傳久慕旣爲吾隣鬼卽爲台友寒食自年年歌哭奠杯酒吾子
與吾孫慎勿當徹帚工竣卽樹墓門且封植人多誹之而生則
自若也一夕正把卷燈搖搖若輕颺自窓隙入旋聞叩門聲問
伊誰有女子聲應之曰東隣也曰昏夜叩門其紅拂文君一流
與曰然生欣然拔鍵迎迓翩然入艷麗無雙裝束亦富問曰卿
何人耶曰日在顧復故冒幽冥之嫌來報大德耶非魯男子妾
真薛校書也曰卿其墓中人乎曰然曰爲卿表墓泐碣自問尙
有微勞緣何見逼曰妾非禍人者藏骨於此三十餘年矣妾多
姓名絡霞本娼家才色冠邯鄲年十七欲嫁有情郎爲鴛母所
阻鬱鬱而死生前骨肉星散僅賸荒邱時爲野魅所擾樵人牧
豎更肆摧殘頃荷隆情敢不呈身圖報言已荏苒拜燈下漣淚
唏噓生雖驚詫然見其縞衣翠袖嬌小溫柔不覺其愛之深而

畏之淺也曰人偶鬼妻得毋促壽命乎曰非也靜好相依鬼偶
何得淫慾過度人妻亦亡生曰卿旣神靈何難繼麗娘再活曰
是亦不難然媿骸不若麗魄若定皮相訂好迷誠繫矣生喜極
攬入懷覺體輕於葉氣馥於蘭遂登榻效于飛雞唱始去明夕
復來生偶以紅絲繫女髻翌日果見絲飄塚首女夕至笑曰耶
疑妾爲狐媚耶生慰解之亦不計較一日正爲生錄杜詩佻蕩
至生急以袖遮蓋佻去女笑曰耶所謂偷生鬼子常畏人耶耶
見妾他人不能見也旣而驗之果然由是日夜居生室儼伉儷
矣瞬屆秋闈生略攻苦女阻撓之曰青衿一襲猶祖宗餘蔭若
丹桂紅杏實未坐耶命宮曰僕將以頭巾終乎曰耶若聽妾芻
蕘準於闈後獲一縣令生問何術能先知曰耶莫問妾耶曷自
問半世之偃蹇何故曰不知也曰世之表表稱英豪者孰不和

萬迎人春風滿面郎滿身皆巉巉傲骨卽微倖亦必遭妬嫉覆
身家况蠅屈家園有不動輒得咎者乎妾善媚者也一頓一笑
郎若師承之而摹肖之自有非常遇生嚮蹙曰媚本天姿豈東
家施所能效乎曰痴哉郎也枕席狎暱親近極矣彼學師保者
先有畏心學愛寵者純秉天性故知其易也學而不成由於愛
妾之不深妾去矣實不願郎之偃蹇也生曰善從此步趨漸能
神化一切言笑無不解頤女曰可矣試期道女爲東裝生曰如
卿言僕老不作繭頃何勸駕之殷曰康了誠康了耳白下爲冠
蓋會萃之區俾人人見郎如再世人或機緣卽伏於是生乃挈
女同行寓東郭古廢院之東室其西廡先有陝客金姓者對門
居命鬚眉如戟衣履極華出無定蹤居亦鮮偶惟一騾一馬自
隨芻秣之勞亦自任生心異之私詢女女曰此異人也郎傾心

與若訂交自有佳境翌卽衣冠謁金意氣甚豪交漸莫逆金偶
夜歸聞生室有婦人聲窻隙潛窺則生正與女對奕明晨仍
獨生偶泥眠卽金室正歌唱潛窺之則金方狎美人坐珍錯滿
前雖奴夾侍一堂燈火舉室通明天明仍烏有潛問女女笑曰
凡所謂異人者必有異術措大眼孔中真未曾有耳翌晤金略
詢昨宵事金掀髯大笑曰某之所樂君亦有其樂喋喋何爲雖
然當續密萬勿爲外人道也由是交益深榜發生果落孫山外
抑鬱無聊賴對女唏噓女曰郎勿戚戚且市小肴饌沽美酒閉
妾暗室代烹調延金啖脔借以話別或得將伯助生如言折簡
招金甫坐果見肴核尊疊均一一從壁間出氣蒸騰而味鮮新
異而問之生笑曰落魄人技只此耳已而以黜落與歎金問曰
君旣多才又抱異術何必拘拘矮屋困此七尺軀生慘然曰是

不過小遊戲若納粟需多金則未可咄嗟辦命醉又見其惜別可憐慨然與之訂車笠盟金復私語生曰僕更有術爲君謀財但得志後幸長毋相忘生以天日誓且歷歷以絡霞事告金始恍然夜深矣金置大銅盆於几儲以水中然小燈一檠閉戶更短衫佩利刃負空囊環屋而走愈走身愈小長幾寸許躍登几跳入盆水不見而燈火熒熒矣炊許忽盆中有聲燈光大明有小人自水中躍出颯然墜地須臾復故貌仍金也背上囊傾出白鏹纍纍焉得六七千金曰是尙不足爲進身階乎生大喜卽援例得真州令尹迎金於署視若同胞僕從隸役罔不知爲令之真手足也生自得金始爲官自得女始善爲官柔順解事喜動上游有張叅軍者欲以妹子珠娘偶生生不敢諾張厚金挽金先容且允豐奩金酒後遽應允歸以告生稍拂卽拍案詈曰

儂薄兒倒插紗帽翅卽忘却接引佛耶生急引謝始已夕商於
女女怒曰耶固非金不得官然非妾且不克友金逸得官耶金
固功臣妾亦爲功之首也紈扇藥捐耶何急急耶心動妾心死
矣雖然妾必有以報金東鄰一坏土尙在人聞耳妾請從此辭
言已嗟歎不輟握手悲啼生挽之請須臾而女已掀簾出戶倏
忽無蹤覺珮聲猶在耳也數月生娶珠娘入門視之貌果艷而
性驕幸生有心傳事事得夫人憐恕時京口賽會魚龍曼衍游
人如雲爲江左第一勝事隔江伊邇金欣然欲往生不敢慢急
賃巨舳錦旗燈織書真州令尹銜更以幹僕良庖伺應時江天
如畫水波粼粼金欲渡便抵岸尙遲腹彭亨不可忍乃蹲踞船
牙上私焉而舳行無故時大江南北諸富紳常被盜各捕受敲
朴奪屬困囹圄頗爲苦白下老捕飛鴉兒素有名亦緝術窮是

日午睡夢美女子珊珊來告曰揚子江心有劇賊脚點艇牙正如則君速捕之毋使逸惡貫盈將斃命賊何人金其姓捕驚醒即挈伴當懷利器駕輕舸破浪南下適遇金見其兩足尖搭艇後屹如山峙詳加物色宛與夢符尾之見其一躍即入艇便捷極矣顧旗上字又似官舫心志恇姑喚之辨真贗大聲曰金老公好身手耶累吾輩死杖下者屢矣金迴首色變即揮弟子蟬集將飛黑索索皆呵叱曰此真州令伯氏也金急止之顧衆厲聲曰爾輩求吾爲銷官限得賞金耳就此縛老金恐未能即能亦只得官金恐不得吾之多命捕曰如君言若何曰且轉帆見真州令自有說捕許可生間變大驚暈幾絕會金至款衆捕於廳事然後偕生密室商之曰兄罪惡不可擢髮數事發宜也然吾去恐爲弟累故賄若輩來弟兄一計較生泣曰弟所以有今

日者兄也兄死弟未敢獨生日是已知吾弟之心矣然駢死固無益且爲天下笑曷詭云蹤跡吾懼其本領大動輒逝始假託結納以軟禁之且送觀賽會以暗解之適與捕遇故展轉就縛如是則弟免株連且得勳績策之上也生意良不忍曰男兒臨事貴勇斷否則兄逸弟又奈何生無已商於捕與重賄俾如其說而後涕泣以赭衣送登程至秋曹不假拷掠一一具服且曰賺我者真州解令尹也半生橫行江湖間一朝祿盡爲怯書生所算奇哉上游本重生至是益賞其能決金市曹日飛鴉兒爲賞金鉅買酒肉送就死金且啖且飲問曰僕遲早有今日不怨公也但生平無半面緣何一瞥卽驚知爲金祈告我死無憾捕乃告以夢中語金愕然唾曰淫娃朽魄敢於櫻金老公死耳死耳復何言生時在真州著正惶惑忽見金纓帽短衣含笑掀簾

入笑曰吾弟安否生驚起曰兄固無恙乎曰無恙旋呼進酒取
大爵牛飲者三告生曰我遊戲人間不過破貪囊取汚財耳頃
亦蟬蛻羽化如郭璞謝靈運諸公非真遺戮也而吾弟當日牀
頭人敢於饒舌誠不能怨言已聞署外喧嚷聲不已金起揖生
曰兄將遐適矣祈念手足情收吾骨免拋露感且不朽兄留馬
一騾一祈善視之勿過加鞭笞言畢忽忽遽杳生趨出則秋曹
材官正送金之首級來開櫝視面目猶是然已子章髑髏血模
糊矣遂賄易其首聯尸厚瘞之年餘生以才幹保陞浙之觀察
使頗著政績珠娘亦有內助功忽有故人自鳩江來觥醪軟紅
意在乞助茶次生聞敝廬在南山之南斗大一椽想爲秋風所
破曰明公釣遊之區桑梓猶知敬禮惟東隣墓突於某日風雨
疾雷震裂成潭碑亦斷碎白骨峇星拋洒墮溷惟古松尙存誠

不可解耳生詳詢其日卽金藥市日也由是竟驚悸成疾床第纏綿意在予告上遊不許薦醫來診視曰腦風也服馬腦卽愈左右遂殺金馬數日又委頓醫曰此肝氣也服騾肝卽瘳左右殺金騾進由是精力強健日勞案牘不爲疲生有玉枕金瓶最寶重值千金歸向珠娘索以酬醫問何藥得痊之速珠娘以實告生哭且慟珠慰曰後廐不少騾驢何惋惜之甚曰非重物也爲負故人託耳急延高僧法道迷水陸諷金經超拔絡霞與金并騾馬之靈所撰祭文中行句云感恩報德乃在紅粉骷髏舍已成入何愧綠林豪傑底事雷誅不免法網難逃數也天乎搔首莫問至若連錢珍重蹄鐵銷磨可憐供我加餐肝腦塗地想去從君射獵飛走摩雲斯固生爲人英而死爲鬼傑者也噫聞寂寂黃泉可再唱曉風殘月嘆茫茫白骨居然成一妹三郎

漢儂氏曰妓與盜冤冤相報可謂酷矣而於解君則報之慙慙惟恐後焉者何哉無他爲其能有情耳觀其表墓泐碣洒涕致祭始終不外乎情噫人而有情者佛心也塊然而無情且悍然而惡人之多情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龍梭三娘

元季海陵江天石者巨富也其子名璧字玉人年甫冠卽負綠魁鄉捷顧秉性魯鈍文采非所長然貌尙雅俊書法二王蓋虛有其表耳翁年古稀亦老孝廉也一日對座客愀然曰僕中年失耦雖滿腹經史苦無哲嗣能授以衣鉢奈何客勉諛璧曰公子擷芹探桂瞬又走馬看長安十里紅豈尙有媿弓冶歟翁歔噓曰江天石兒子豚犬耳時門下有慕榮者揣翁意以巨金自江北購得逃難女子名曰龍梭三娘貌旣娟妍齒亦穉弱衣以

繡襦乘以油壁勝以雛娃踵門而獻翁一見大喜即日築金星
開瓊筵迓珠履賦催妝謀合卺焉午夜兩行畫燭引翁之洞房
掀髯微笑却扇定情及見女愁眉淚睫粉黛浸淫略與軟語則
體態生硬啼妝慘然翁怒曰小妮子將毋曠老夫衰邁耶寒家
不乏衣食若能有一石麟瞬即太母太夫人矣何戚戚爲也女
淒惻而前拜伏膝下直陳遭際淚墮辭前蓋女爲蒙古產隨侍
尊人名魯不花達赤達泥入中國爲淮西行省平章政事其母
夢織女投梭化龍而生終鮮兄弟常恨闕倫顧父性峭梗與御
史莽吉兔不相能偶怒頑僮小張無禮酒後鞭其背遁入莽吉
兔家中以蜚語疏入坐貪墨削職詔收刑獄論斬尋瘦死上怒
未已籍沒其家女爲惡叔誘出盜賣於此幼字父之同官子葉
生名子荷葉子奴家赤貧不得已流入閩中入某刺史幕久無

耗羅敷本有夫女也乞翁憐鑒云翁聞之豪氣頓銷驚汗若雨
慨謂女曰老夫不才有子已成鄉貢士敢恃阿堵物而浪奪他
人婦耶女公子請安心小住老夫自有法爲汝圓樂昌破鏡言
已卽回舊臥孤榻女牽衣哀泣驚詢之女曰翁長者也可否收
兒爲螟蛉女不然終有瓜李嫌翁曰善卽如所請遣妾婢伴女
宿翌晨詭告人曰渠尊甫與僕有素不忍污也函金遣急足入
閩物色卅月招葉生歸視其人翩翩儒素雖窮措大而才則勝
郎君萬萬特荒蕪耳卽日設筵宴招贅於家與之約曰婚後仍
舊就塾中宿無論河魁但得一課作合棎式許詣甥館一次葉
敬諾一夕詣內女曰郎知翁德如山嶽乎若不奮志何以報鴻
慈也嗣後雖命之入亦不入惟埋頭下帷經年餘舊業盡理而
功更倍翁曰可矣餽贖命入都臨行女泣告葉曰若蹉跎可不

必回見牀頭人矣比試南宮一戰而捷出爲會稽太守先以輕車莅任斷獄稱紳明翁聞之喜躍爲女束裝遣僕婢送之任作書於生日聞賢契貴甚喜舍眷屬莅官守乃公而忘家者甚善但瓊兒亦不櫛進士也爲賢契內助必多善政可觀矧賢伉儷患難離合婚媾尤非尋常豈有藁砧已雙旌五馬尙不謀璧圓劍會者乎餘詞瓊兒自悉鄙况林泉閑寂車馬音希惟濡筆爲賢契紀循良善績也珍重珍重不盡欲言葉得書盥誦對使流涕再拜而後以蓮輿迂夫人擬覓浙中土產及玩好以報翁女曰止受人大恩豈報以瑣瑣者耶空函裁答可也至是夫婦始得朝夕稱靜好鼓琴瑟焉然女恆鬱鬱不爲樂問之亦不語臨風彈珠淚願性喜種花浙中異卉咸羅植荷宅如畫圖又喜購金綫孔翠等物奩篋幾滿暇偕婢探花上露造酒緘於麴亦不

欲更督婢織金翠爲女子軟甲雕績刻畫竊極鬼工工箴亦不
着明年翁子璧艷葉貴顯私盜藏金數鉅萬走輦轂下徧賂當
道卽嬪媵中貴咸得孔方試日倩名手捉刀戰捷臆唱中狀頭
時莽吉公子哈哈木權以懷挾被黜憤甚適璧僕夜行犯金吾
禁捉去研訊得賄賂大概莽吉公羅織疏劾奉旨江璧坐科場
舞弊下獄論棄市翁聞之悲曰吾不意垂暮年見兒子遭斷頭
之慘函告葉女勃然起曰今而後可以一舉而兩得之矣黃夜
更急裝僭兩婢携酒荷甲策馬遁去葉恐外揚遭物議諭家人
闕不宣女踴躍出關知上之長姑四公主名伊拉布者下嫁於
錦蘭國王嗜飲喜田獵女超長城下確得公主常到處裏候
伏叢莽以俟婢覩沙磧窮荒時興怨懟女惟翹首盼聞行人相
戒曰是日王妃將出獵慎勿散牧驚駕炊許果有健兒數十荷

女衝過隨有艷粧宮人乘駿馬舞劍戟者數十挾弓矢持火器者又數十錦旗如雲裏一黃衣美人年約三十許策紫騮馬按轡行緩緩女知是公主本兎伏突驢起前趨將卒遽攫主婢擲馬前寶刀環粉頸主見其婉柔不忍誅惟含笑問何來女本善蒙古繙譯語至是神色不驚檢衽啓奏曰小女子日在庇覆恨無報稱謹以葵忱手釀千嬌百艷酒手織金翠如意通心甲奉獻娘娘伏維壽考千萬言已呈上主酌其酒則香沁心脾甘回齒頰曰美哉釀也衣其甲則身段符合光彩燭雲霄馬上女子齊聲呼千歲曰美哉織也携回宮闈宮女教授日漸諗熟泣請過回主誥曰兒原是中國人耶何故遠跋涉盡此孝心小嬌生曷明言我老人當爲汝盡力女伏叩數十稱死罪者再然後纒述所苦詭云璧爲其兄遭莽侍御父子冤陷求主援手當能揭

鉢救寶伽也主曰吾道何大事是區區者尙值得如許耶卽傳
懿旨整師旅入中國救江狀元命女自歸不日主駕將到上棟
懼纒出窺迆蓋主在宮中時上尙冲齡左右譖青宮賴主時調
護然貌美心慈而性剛烈歸窶求不遂必詆諆遂始已見上遽
問曰陛下亦知新狀元江某爲老身螟蛉子乎何絕無香火情
忍以鰲頭佳士陷縲紲上默然主立求詔出獄與上面試真才
時左右均暗奉懿旨爲壁設備無破綻策成條對精詳藻辭偉
麗上撫掌曰古今原無白腹狀元何物莽吉奴敢妄曉舌降旨
復壁官封三代出授兩江監察道廉訪使左右更以莽吉子哈
哈木權懷挾入告上震怒籍其家得數百萬莽吉充雲南軍死
於道斬哈哈木權寸市主始歸國時葉生獨居懸盼一夕掩燈
坐聞中庭履聲細碎女已偕伴入室握手笑曰葉郎別來無恙

乎妾回矣葉喜攬入懷問曰卿飛仙耶劍俠耶不然何如是之神也女曰否蓋舍此實無法可以報恩怨耳江翁聞壁再生不知所以開湯網之故時正祝嘏賓客滿堂女忽錦衣躍馬來檢衽稱觴跪拜如禮告翁曰人貴知足翁曰諾即日命鑿上疏稱病解組歸田園

迦陵配

鍾離笠乾寺古刹也老衲臨風時爲遊客說迦陵生故事其先住揚懋公精梵律尤喜擢人才壽春孫主政曾贈公有說法鬼神環塵尾憐才英俊集龍頭一聯法弟某髡則惟唱佛曲喜逢邈品行遠不逮懋矣公偶扶杖水次見中流浮一木板來上臥小兒白如瓠啼呱呱有比邱尼來此澗裙以竹枝取抱入懷意將作螟蛉公合掌曰善哉善哉然尺許襁褓物非優婆夷所宜

曷布施老僧尼便略審視付公曰此兒好骨氣讀書可成名宿
入道可作飛仙惟皈依佛則終一不了漢也公善撫之言已尼
突不見公携歸備乳媪哺養名曰小拾得是則迦陵生之第一
名也稍長即能辨之無有宿慧公以爲辨才後身預爲他日衣
鉢計年五歲卽爲薙髮授比丘戒且延師教之讀旋通六經攷
內典泛覽諸家莫不了了生年十三懋公病將證涅槃留時
以生託某髡曰是卽我之藐孤也祈阿叔愛憐之某諾公目遽
瞑生蹙踊號慟如喪所生某髡漸忘兄託日肆摧殘頗有逐姪
意而未忍出諸口生愁痴不喜習梵唄日以書畫自誤某益厭
惡一日重新殿壁始加坳堊皎潔如銀某擬倩俗工畫生技撥
潛磨墨汁斗許乘某出登臺握管風颯颯揮洒成荷花環四壁
躍而大笑曰此功德池中清淨菩薩身也某歸見其尙不俗詈

亦旋已適有李太守新任順昌挈眷自江南來賃寺之西廂勾當公事閒步殿上觀西天像突見墨荷驚爲八大再來人間誰之大手筆髡某以生對問法臘以實告且述其萍泛拾得因緣太守急命呼至則翩翩玉立英致洒然頂雖童童氣則藹藹問繭蒼是汝手筆乎揖而對曰然問能對乎曰能卽出首聯曰壁上荷花和尚畫生應聲對曰月中桂子貴人攀守大驚服因謂髡某曰汝無須此子曷以多金易於我某諾卽携生至順昌潛爲蓄髮因抱鄧攸戚卽音爲兒從姓李名曰琛字曰美玉此則迦陵生之第二名也守妻本髡妾僭正位者頗惡生年餘有姪恐生他日碍真兒益諷婢子小鵲譖生矧守笑置之惟延師授生舉子業最殷而功亦大進妻聞之愈憤時於閨內施惡聲漸自操杖撻假子逐之者屢矣守度其終不相能呼生於無人

處泣曰汝從來處來仍從去處去有千金相贈了我父子緣此去仍爲僧抑爲儒均自便非阿翁所能計及也好自爲之前途鄭重生泣不敢受堅與之始稽首再拜嗒焉出門罔知去就途遇鄉人某同舟楫瞰其多金誘習貿易展轉耗盡僅餘守囊錢茫茫然計惟仍返鍾離至則帥叔物故接住者爲他族遂亦賃西廂安行李布筆硯仍事陴陪不敢懈時掩卷痛哭曰逐我者非太守也遇我厚望我深世有如太守大德者乎本寺本孫主政家廟主政致仕家居斗山望重偶自壽春來見生玉貌且閱課程驚爲遠大才詢其姓氏鄉貫初不敢對詢再三始和淚述由來且慟曰身世不偶忽釋忽儒獨來獨去尙未遑定自家姓氏何以生爲主政籌思良久莊色而言曰子自不知耳僕遠族某向居湖田亦窮儒暮年納妾生子甫週月某逝妾遠醮恐其

子爲累卽置子於木板上聽其浮沈是卽汝也論支派汝尙我
之猶子生信爲真遽再拜呼爲叔侍膝下作燕子依人狀主政
遂爲之易姓曰孫名曰藁字曰風萍是則迦陵生之第三名也
明日衣冠詣謝主政約略告以某某伯叔某某兄弟行益獎勵
許爲閱削詩文俾應試惟詳詢父母墓道則漫應之蓋詭託以
安其心實無處供指南也生年十有七瞬又郡試主政爲生詣
廣文廩膳處乞印結問伊誰卽大言曰誰不識孫藁爲某之族
姪耶衆遂信忽忽補縣試後暗囑曰臨場第草草萬勿過經營
恐致攻訐反償事生敬領諾比屬試題下生小心就範竟無一
字不得已直抒所見拚決裂太守黃公操衡文水鑿自詡老眼
見生文擊節拔置冠軍榜揭則童子沸騰疑從天外飛來者翌
日初覆太守坐堂皇隸呼生名無應者再三呼仍不應太守勃

然目廣文曰二千石非目無瞳子者冠軍人竟不至究竟因何
是必有槍冒等弊恐虛堂鏡不能遁形故逸耳然則非廣文過
與廣文推委廩膳以主政對問主政則頃正出遊他郡矣太守
怒益劇咸屈膝曰請太尊且試孫棗以下者準於日內獲若獻
公庭守請廣文卽挈斗級多人肩輿往偵諸寺則書篋宛然其
人烏有壁上墨瀼淋漓留一詩曰一波纔落一波生旅館頻驚
夢不成白眼看他人世險黃金散盡我身輕澆愁慣借杯中物
惹禍翻嫌榜上名屈指歸期應不遠八公山下有疑兵郡之西
鄙距十里本有八公山爲淮南古蹟讀其尾句疑潛彼處往視
果跌坐石洞中癡如木雞挾之返問之默然溥慕棘門洞啓喚
生入太守已嚴其五刑以俟及見生溫婉循循知非儂溥子略
審詰卽伏地哀叩歷訴生平問何故潛逃曰童子謹遵主政公

驗實不知無籍遭攻訐者是何等罪故逸身太守恍然甚矜惜
既而飛寸楮下曰非面試不足信生卽就寸燭下立成佳製如
宿構再試他題益工守且閱且賞曰惜子他去否則又冠軍矣
國家取真才何曾盡以資格限當來應二覆容擢汝試事畢欲
取置第一人格於例遂列第二主政歸携謁太守又爲守詳述
其曾作沙彌事太守笑曰第能院試獲雋我當玉成一佳話請
畢其說曰僕莅任時道出毗陵內子詣惠泉尼庵酬香願愛一
雛尼貌艷而慧且精律呂解吟詠亦老尼所遺茫無來歷者觀
主因尙守雌居奇貨內子不吝購之歸名曰巧巧頃已及笄意
欲配賢阮爲婦不幾如佛經之迦陵共命鳥耶主政拜謝曰且
看渠院試若何倘如期望應金諾也院試揭曉日太守徬徨
中庭蹀躞不已夫人携尼婢出驀見驚詢之應曰爲孫家小沙

彌也夫人軒渠婢不知前日事亦掩口笑葫蘆突捷音至守急
問訊曰其孫家小沙彌耶左右對曰然且冠全軍守爲之舞蹈
大樂明日生雀頂青衿來謝叩中庭守喜曰汝來耶立命更章
服妝巧巧出與交拜成嘉禮生辭曰身無錐立家無四壁可對
芙蓉曰爲汝籌之久矣呼鼓樂采輿二送小夫婦歸第至則盡
室縈紆几榻明潔青廬中所需者罔不措備皆太守功德也越
兩日哭告於懋公塔泣謝於主政公門函謝順昌守歸爲懋公
李守阿叔小像黃守夫婦像虔祀之如神主政旋捐館生爲之
服心喪黃太守遷豫之廉訪使走送三百里迂順昌省假父得
厚贈歸則閉雙柴對麗偶生每作書畫署款必曰風萍聚或
曰昔美玉或又曰當年拾得子誌不忘也且深知孫亦非己真
姓也女笑曰郎名忒瑣瑣黃公會以我兩人比佛家迦陵鳥耶

曷名曰迦陵生妾卽名曰迦陵女生大喜如其說閨中時以圍
棋猜謎賭酒角韻爲樂生聞習制藝女卽阻撓曰俗極矣曰我
亦知其俗然讀書人非借文章吐氣何以報知己曰是誠如爾
之自縛蛾之自投幸俗障不深急須解脫妾非誇詡卽以妾爲
婦卽勝於封萬里侯也女本工琴因授以彈琴譜使昕夕領會
一曰春水艤槎曲覺輕風洽洽挾襟袖作凌波舞也二曰清夜
聞鐘曲覺梵王宮殿如在枕畔也三曰窮途自傷曲覺風塵駢
骮落魄人歧路徘徊也四曰水窮雲起曲覺別有天地打槳桃
花深處也五曰綵鳳雙飛曲覺雲路迢迢將携手而上霄漢也
六曰仙山無恙曲覺海濤瀕洞蕩證三生也更請其餘曰只此
六章可示世上人耳生學之年餘竟能與女對鼓綠憲靜閱離
婢焚香逸韻若鷗真不知爲人問天上一夕君絃斷女大驚曰

殆矣昔黃公以我兩人比共命鳥今作比翼禽飛去可乎妾嫁
尙未一歸寧耶送妾去借逋紅羊劫何如曰卿前對黃夫人云
無來歷今何又有家曰嘻世豈有無來歷者特一履塵壒卽忘
却真面目耳生不深信意頗猶夷女以丹藥一粒使吞服生忽
啞然笑曰賊卿真欲歸耶某亦隨之逝矣僕媪問娘子家在何
處曰遠甚不願從行者厚遺之翌卽束裝携兩婢各跨一衛冉
冉向東去近有鍾離人自海上探藥回者云海中有杪羅島產
藥最夥石逕崎嶇頗不長於行一日甫罷舟忽見迦陵兩婢子
蓬頭赤足走島上如飛追之莫能及

慎儂氏曰迦陵生之遭際不爲不苦迦陵生之來去不爲不奇
獨是浩劫將至迦陵女能預知之而預避之卿其仙耶吾嘗謂
佛子斷人欲眞苦惱衆生若舉世盡趨其教恐佛種斷矣今觀

迦陟仙耦益信曲躬之樹不認吞針之戲不怨

劉子儀膏藥

國初吾鄉有劉公子儀老學究也授蒙爲業困頓不支貨所居大厦得值另卜城北臨街一廬內居妻孥外作小貿易公性曠達誠篤不善較輪銖年餘母金耗盡依舊阮囊頓新居堂數椽蔽風雨而已庭中環種野藥材名參三七蔓延階砌公惡之欲鋤去植花草一夜夢黃衣叟指而告之曰此良藥也和鉛粉桐油熬成膏能療諸毒瘡芟刈何爲公醒卽謹誌檢閱藥性編誠然心喜急購粉與油苦無藥竈適有女丐在門筐有小銅釜短柄三足以百錢購得之又購得小鐵鑪居然成就礪剝虔修先覓丐之有患者小試良驗明年春久雨城中水尺餘夏則奇旱毒日蒸騰沙煎石鑠農賈無老稚咸患潮濕醫家術窮惟是膏

能愈由此得值甚豐頗給朝夕然公性最善雖深夜丐者以一文來市藥必起而與之一夕甫就枕風雪滿街忽聞剝啄甚急枕上詢阿誰曰乞人市藥者公披衣急起啓雙扉一丐者驚而入瘡在左股上大如錢公詳視巨細然後折紙就蠟頭攤與之量必符所患詎藥成而瘡忽大如盆更之瘡忽大如甌再更之忽大如巨盎如冰盤凡十數更皆不足蓋完所患聽鄰雞亂鳴孤藥閃壁妻孥見久不返甚催促公如不聞俯首呵凍極力熨貼絕不爲一文瑣屑生恚怒而丐者反怒大言曰之嘻鄙哉偷也藥甚平淡何子細乃爾公不語仍更與之視釜中藥已竭丐忽狂笑聲可震屋瓦袖出一錢擲釜中曰以此聊酬一夜勞踏雪竟去視釜底嵌一極古五銖錢堅滯如鑄藥氣上騰成五色香雲氤氳不散者終夜由此藥更靈人疑丐者仙也公壽八十

無疾一笑逝子孫讀書多有游庠者猶懸壺市藥爲生世世保
守釜鑪如連城余髫齡親見之釜者古勺斗也鑪者小折脚鐺
也

吳孝子

孝子吳姓忘其名魯之恩縣東鄰人少孤啞啞不能言凡病啞
者耳必聾蓋有竅相通均塞故也其居距郭三四里因貧爲邑
之質庫檐水得值卽奉母不敢浪以一錢自啖嚼雖啞且聾而
性敏能以己意揣母意母亦習久能以勢與孝子言每日母思
食何物必呀呀請母命而後詣郭購之回如四指作圈卽知爲
餅撮指覆腕卽知爲饅首叉手成八字卽知爲水角子伸掌使
平知爲魚垂手如提知爲肉之類百無一爽母老且病每食苦
微且噎孝子卽於暗處灑眼淚見人必指畫若言母食少攢眉

楚頰作憂慮狀食若甘且多孝子卽對母呀呀若唱歌張兩手
起舞效演劇者矚目博母歡見人又指畫若言母食多拍掌狂
笑作快活狀年五十如一日未嘗稍變更每嚴冬必先以已體
爲母溫布衾旣暖又着衣起爲母解衣就枕已則蟻伏牀足聽
母鼻息酣始逡巡趨就草榻眠每暑懸簾於門寢母於中堂
竹榻已則解衣當門臥意若代母飽蚊蚋然居雖近野田而白
鳥竟絕跡里人賢其行爭呼之曰吳孝子然究赤貧無肯以女
妻之者孝子亦絕不計及牀頭人母每謂人曰吾寧有承順反
舌子不願有忤逆長舌婦也一日正擔水入肆門適恩宰梅公
子盛服至誤潑水濺公子服怒且叱肆中執事人急趨至拱謝
曰公子莫怒此吳家啞孝子也公子驚詢其事蹟遷怒爲喜假
青蚨五竿贈之孝子堅却不敢受執事人舉無名指示之蓋凡

啞者均以拇指爲天食指爲地中指爲父無名指爲母小指爲
妻子耳孝子見之知公子憐伊有老母始伏地稽首拜呀呀指
天地感激非常然當公子叱辱時則固挺立不屈毫無畏怖者
也擔水訖荷錢歸甫近村見母正倚閭遽歡喜呼嘯泥滑幾傾
跌母見錢驚問何來孝子口呀呀指畫呀唔不能道一字母恐
其因貧誤行竊遍問鄰佑亦不知其所由來叱使膝立怒曰吾
寧有殘疾指水子不願有邪心穿窬子也自扶杖詣質庫遍問
執事人始知實吳公子持贈始誦佛而回顧往返雖五里然究
因老病躡步遲滯半日始歸村視孝子猶跪地不敢動笑慰之
孝子亦卽收淚笑舞牽母衣視母牀其意蓋欲爲母易新製但
不知從何做起耳噫情態可想也梅公知之給匾旌其廬孝子
泣不受里人懸於土埭門以爲榮檢匪竄其鄉見匾遠額手曰

此孝子也莫驚他既而思識其風範仰謂守者曰若肯以孝子一登俾使我輩一瞻其面目即退孝子卒抱母搖手不敢出賊亦旋去時浙人孫君怡軒爲恩署錢幕言於梅公醴資得百金存質庫囑執事人代孝子略購田疇兼覓配偶因梅旋解任去不知其究竟云

桂林泉署三異

慎齋又爲余述泉署三異當勞廉訪任內偶雇女傭蔡媪年將不惑尙風致居恒亦解供操作惟下榻不與人同舍夜深有自窗外過者聞一人屋內語細聽之則有褻軀聲疑遭狐魅不深異久之署內時有拋磚擲瓦等患或七鬯自飛於梁或溲溺自集於蕙廉訪疑爲狐虔祀之而鬧如故一夕內簾納涼忽見一黑衣人立蔡媪後上下大譁爭逐之行甚速道莫及而其惡鬧

更無忌憚矣旋有女巫私洩於廉訪之執事人云聞者山魃也
向與蔡媪私初魅時居然美少年且時贈錢米博媪歡久之漸
露真形狀則獨足怪醜莫名然媪竟不能遣之去且與之狼狽
凡傭主憚其鬧必託媪退送以是得財賄執事人陳廉訪姑如
其說鬧果已不深究立予多資遣之去是媪也淫而貪虺蜴其
心魃魅其偶但不解煌煌稟戟何能令若輩出入其不遭顯戮
者真漏網之魚哉此一異也又署背倚城隍且近山常山率然
之流綠卑濕而滋長弗觸之無害也署之客廳窻後植芭蕉數
本堆假山極嶙峋山足土洞口圓如井大僅如盞敞之似不甚
深填以土旋啓中有巨蟒爲之宅蟒身作黃金色頂有肉角寸
許色殷紅粗如桶長十餘丈居恆不甚出凡官有遷權信必預
自榻後出峨峨盤廳事中目睽閃視人然絕無噬人意旋逡巡

仍白翎下沒出三口官果遷其徵驗如此第榻後護壁皆木板無隙不知其從何出入也顧身已蟒矣猶知韜晦恐致雷誅迨官有營選必預報鵲喜似有衛主之心取之腆然人面引鬼以挾主者大不相逕庭乎此二異也又廳之西列小書舍三間對面構六角亭亭下土阜高與牆齊上植雜樹十餘株花草遍覆每夜深擊柝巡夜者輒見一無首人雙手捧金盆立坡畔有時立亭側旋返舊處不逐人亦從不爲人所逐或云其下爲明末忠臣慕姓氏無攷然手捧金盆則何故與或云似黃葉道人棲魄於此按道人係自刎於浙東不死於粵西而迢迢數千里戀此一坏又何故與噫忠臣烈士死不爲猿鶴卽爲神龍豈花妖木客所可同語乎此三異也

應聲藍面鬼

濟寧李琳卿茂才與余訂車笠交嘗爲余言其先曾王父侍御公居京師箋奏之暇夕猶挑燈據案讀其刻苦如此一夕正把卷忽聞梁間有窸窣聲異而視之則一巨鬼膚靛色口呀呀而角鬚鬚由梁上墮地旋墮旋長長至丈餘立案側目閃灼有光公立朝素骨鯁非餒於中者笑顧巨鬼良久仍顛首誦朗朗公讀而鬼亦讀其句如應聲然公思易能驅邪魅卽爲講易之乾卦鬼猶應聲惟至地道光也句鬼忽不見公亦掩卷就寢嘗舉以告寮案莫測所謂後竟道光元年卒於官侍御公垂紳有大度遇朝廷大事輒錚錚敢言無趨避無阿附騎箕之日鬼神來告或上帝憐公懇直俾早知急流勇退與不然何河嶽日星清夜亦遭鬼瞰此中蓋有天數與噫異矣

忠魂入夢

兗濟道署在兗郡城西本明季都閫府舊址觀察某公莅任後
愛署西隙地可蒔花草濬池灌泉瑩石堆山築小亭如蓋供吟
嘯觴詠摩挲收藏鼎彝爲樂余慕遊滋陽時公子某司馬治鱗
招飲偕登山顧西牆外有方土一坏長可二丈許高可五尺
餘寬廣平整疑爲瞭臺若就勢堆作嶙峋繞以廊舍則園勢能
曲石徑亦紆心擬之而未言也飲醉篝燈回朦朧就枕夢一紅
袍紗帽貴人面白多鬢長眉高顙徘徊中庭旋一禿髮短童投
刺入口稱曹公奉拜余方審刺上名氏而貴人已入昂昂抗手
高坐瞠目視余良久曰子日問所見土阜亦知其下爲吾首耶
乎魂魄所棲非可作遊覽所當日倉卒捐軀旣無碑誌又無祠
宇老成凋謝史冊不書殊寂寞耳子旣作夜雨秋燈錄何不紀
其崖略俾後之宦遊者知此中有人不致剗削豈非筆墨緣歟

余心雖應諾且欲諮詢而口噤不能吐一字貴人旋起余惟拜
送貴人曰翌日當遣人以名字相告可以略見一斑言已且行
且吟曰寒泉百尺吐長虹多少風雲在甕中遺蛻縱教黃土壓
精靈已逐鼎湖龍回首燕臺策馬行征途順訪綠楊營慘聞帝
抱虞淵痛國破家亡敢再生愛妾隨身字官娘一般殉節共流
芳行人莫當胭脂井玉虎偷窺水尙香千古崇隆土一臺金蠶
飛出總堪哀年年風雨清明節若個梨花麥飯來忠義光能燭
九淵開携桃葉岱雲邊何須短碣題名字杜甫南樓一散仙吟
已回首顧余揮手若示止步狀余正惶惑若足底誤踏蒼莓一
滑傾仆而醒枕上默憶所吟一字不爽聽窗外風聲颼然若吟
韻猶在耳也謹誌於懷殊不可測次夕適道署幕府某君來試
以土阜問某愀然曰其下有井爲明忠臣崑山曹公廷楨死難

處也甲申年公正行取入都道出此邦訪友是署忽偵隸報煤山之變公撫膺大哭曰吾不忍事二主遂聳身投井死土人義之遂閉塞井闌上加黃土因近官衙不敢作殯宮墓道然亦不忍再酌寒泉遂築如平阜至道光某甲子官此者某公其妾素驕亦河東怒獅也夏日怯暖見此阜橫綠陰下四面涼颼習習乃簪花傅粉着短羅衫坐土阜上納涼且雙翹纖足吸水烟諸婢環侍笑語喧嘩忽大叫倒地若中癩面青紫目瞪視口流沫作崑山語音罵曰何物淫娃敢於無禮此雖爽塏然其下爲吾窈窕爾一婦人坐吾屋頂上褻孰甚焉而且嚙粧吸烟是何體態爾驢疝亦讀書人何絕無家教想怯爾閻威耶我實不能恕妖化也言已手自批頰粉黛浸淫花容揉碎矣諸婢狂呼撲媼咸至不能救止驚請某公來聽如夫人所語知有干犯急再拜

任過乞寬宥旋聞冷笑曰我家亦有婦人設箕踞於汝宅鴟尾
上汝心安乎曰是誠婢子之無禮容痛飭之但君旣殞此乞示
姓名大聲曰吾明季曹廷楨也再聞而如君已甦扶之上房藥
餌始愈然由此竟喪胆闔戚稍殺不似從前之肆恣矣今觀察
某公旋以曹公問郡邑父老咸云實有其人與其事至究何官
屬同死者何人死何月日崑山有無耳孫則不能得其端的觀
察函詢崑宰亦無還書而府乘亦無記載某君言至此遽見燭
跋辭去晨卽前赴省垣余猶憶昨宵所夢忠臣曹公者其卽紅
袍紗帽負手長吟者乎玩其詩句抑尙有朝雲同死而充人不
知者乎急呼墨榻督敬謹錄示同人咸云附會不深信噫此何
事也而敢以附會出之歟夕照樹陰之下心有所思靈卽入我
夢寐曹公亦何其神歟余命犯客星萍蹤靡定倘到崑邑當親

訪曹氏雲初或知其詳也姑記於此庶不負忠魂誣諉之隆

玉紅冊

玉紅冊者陰司紀善簿也不必奇巧異行凡有片長足錄卽書名卷首俾朔望上奏天曹如人世官長之有月報所最重者則莫如拒色憐貧兩事於何徵之有杜君詩臣所述寶山朱君一案朱君名鑑和寶之羅溪世家子美丰姿性磊落曠因病抱烟霞癖居恒風雨一檠怡然欹枕一夕正假寐忽喃喃不輟其妻燈下女紅聽莫能辨心疑爲囁語耳詎連夕作醒詢之茫然時有周大令夫人某氏來辨所云甫坐而朱又對燈入黑甜炊許忽瞠目語曰僕至此數日汝等尙懵懵耶周夫人急問伊誰曰僕趙姓行三生充院役死作院城隍案下勾魂使奉票來拘鑑和者朱妻驚而痛哭周夫人急止之遂詳詢神拘鑑和何事曰

噫此前生因也渠前生爲殷鳳鳴孀馮氏有姿色盜之私訂
偕老忽毀盟另娶馮鬱鬱遂自縊今控於陰司非拘渠就質不
能了問事隔三十餘年何不報於前生而報於再世曰亦自有
說凡自戕者墮枉死城非三十年不能出而報冤此陰例也周
夫人與朱妻耳語謀欲賄之彼雖僵臥已聆所語急搖手冷笑
曰莫妄饒舌倘陰曹亦如人世徇私尙有天道耶朱妻知不可
挽回哭失聲伏地哀叩彼急禁止曰無妨礙渠幸今生有兩余
事救星也又問玉紅冊汝等知之乎咸曰不知旣而自笑曰善
幾昏瞽此陰司紀善簿無怪汝曹不知馮氏始控於縣繼控於
府均以渠名載玉紅冊置不理旋控於本院亦不理渠苦求昭
雪婉諭之不聽大聲呼曰公左袒不知有天外天耶都院惡其
狡姑許以拘朱一對質又恐他役滋擾因借素梗直從不貪取

人家一盃水故有是遭拘時令渠安眠三晝夜頭前燈萬勿滅案結仍僕送之還也問朱何善能於此册留名曰在蘇却鄰女夜奔雪中救跛丐垂斃兩事瑣瑣俟渠醒自述婢媼奉以烟曰非所嗜惟吸淡芭蕉少許言笑自若旣而作欠伸狀曰夜深矣僕且去俟汝等有成議再來邀渠旋呼僕燃燈聲頓止而朱亦倏然醒矣詢仍茫然告以故且詢兩善事朱詳述顛末且云此十年前事從未向一人言不徒冥中竟已登册危哉晨集戚屬議中有少年好事者不深信夕約同人環守之疾又作少年遽呼曰鬼魅敢爾彼且笑且語曰妄人何足語曷仍請周夫人打話衆慙退周告以雖感盛情終難許允若一去不返究竟奈何曰誠哉昨宵返縣署城隍張公亦慮其遷延尸壤難於返魂曷共籌之衆束手無一策彼作思維再四狀曰有之矣送渠買棹

吳門質寓樓止就質送還均覺便易衆曰善遂如議訂期臨去
威懇其照看慨然自任惟囑其到蘇萬勿詣廟進香焚楮帛恐
不足邀福徒取咎戾也鑑和遂有蘇臺之行舍館甫定卽攝去
家人懸懸酣睡一榻如痴如迷其妻守之泣婢媼恐燈滅守益
堅明日忽甦張目曰憊矣呼飲甚急又起而跪拜作答謝狀絮
絮作坐談狀旋又作送客狀旣而臥移時始起則真清醒矣自
云拘時有白髯叟引之去蓋卽趙君行三者也抵院署則巍峨
壯麗如王者居殿上燈燭作綠色兩旁牛頭排衙迨神升坐貌
甚偉不敢仰視有黑衣婦披髮號叫甚厲正惶駭聞問呼己名
叟引之案下跪神問曰汝有罪知之乎曰不知神命視照膽鏡
則前生盜嫂事歷歷在目悔怖無地崩角叩數十婦曉曉呼報
冤對質數十言神諭婦曰鳳鳴應懲但今生有兩善事名登玉

紅冊上帝所嘉不任用刑當令其親諷佛經祝汝投生可乎婦不服神怒曰賞罰自有定讞不能由汝糾纏也再多言法卽反坐婦哀呼不已神曰爾失節亦不能無過尙不甘耶呼具供結逐出婦下階猶怒盼不已叟挈余叩拜出詢神爲誰曰向忠壯也問玉紅冊何狀曰頁頁皆泥金字也朱旣返羅溪日詣廟開游視東廊果塑有趙君像鬚眉酷肖

懊儂氏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速且易也人當愧悔已極發菩提心立廣大願功更倍焉上帝嘉其現在恕其既往正上帝愛人以德處否則身墮泥犁尙有自新之路耶三復此編可當晨鐘暮鼓喚醒衆生

奚大瘤

奚大瘤者晉人也肖神像得劉元的傳幼失怙恃因貌陋癡肥

多麻且貧無一椽人皆鄙之無與論婚者得神像值輒飲啖量兼人以是囊中無一錢夜多就古廟宿夏日工倦常臥烈炎中秋夜飲酣恆眠涼月下由此得疾腰下患瘤始猶如蒸繼如益旋大如龜蹠跚匍匐不長於行每有操作痛不可忍生計日蹙醫罔效自思不如速死至夜伏行入林中將解帶自縊忽林後一道者出羽衣翩翩風神秀逸遽喝曰止堂堂男子有何不了學婦人女子自尋短見耶奚痛哭告以所苦曰子與其覓死曷譬若已死去而學仙必成大道曰無師傅奈何曰吾卽爲爾師曷隨我往深山當授以法曰諾但從行不易登高涉險能毋苦乎曰易耳袖出棗二枚與之食甫下咽卽遍體爽適瘤痛亦止再拜隨道者行如飛倏至一大山疊岫層巒隔絕塵埃進一石洞中有藥甕丹竈位置井然道者授一蒲團曰子先學趺坐坐

四十九日心不妄動卽得入道之門身後石甕內有乾饌石隙內有甘泉足慰饑渴成連運余海上吾去去卽來幸勿怠惰壞道負吾期望之苦心奚一一允誥道者長嘯出門卽有雲起足底清飈遠揚其影上漢杳矣奚依法跌坐甫三日聞外間有婦女喧笑聲車馬紛馳聲開目無所見聲漸近忽頭面七竅作癢若聲從竅入漸達於瘤亦無所苦夜靜聞瘤內若有婦人語悄悄姊姊妹妹新居頗不惡早知有此處不浪尋天台藍橋等處誤作神仙窟矣旣得闕府佳日不可辜負宜小尋樂事何如衆曰諾四日聞瘤內有敲棋聲纖手落子聲旋以悔着罍爭聲兩人勸解聲又有書聲吟哦聲排闥叩門聲衆起讓坐聲角酒賭枚聲枚輸罰使歌以侑觴聲歌者呼拍板彈箏相和聲擲杯聲隔窗唾絨聲一女罵阿嬌太懶何匿不見客拉之赴宴聲問繡

務成否聲架上鸚鵡聲狸奴捕鼠聲衆鬪散話別聲一女殷殷訂後約聲聲不已五日六日瘤內聲更煩而且奇一女曰主人貌究若何性情究若何一女曰聞亦從患難中來想不大惡一女曰休休休彼近從道士學仙誤入迷途必定夜郎自大盛氣向人一女曰妮子莫冤屈人渠昨已覓死空林中何有絳綈習氣一女曰何妨趨出一窺探便得匡廬真面目一女曰恐渠見吾輩便顛狂煞刻不能離將令人瑣屑死一女曰論居停分中亦當爲之效綿薄但吾輩姊妹六人誰肯先出頭晤渠衆曰叙齒仍煩大姊姊去七日聞瘤內一女曰三妹向後園摘素馨鳳仙爲大姊姊助粧好出見居停一女曰姊姊粧扮好真不亞王母第三女玉九娘子風貌一女曰論袅娜尤勝渠一女曰吾爲爾等開道路反爲狂婢希落煞真令人寒心也一女曰姊姊

莫噴怒妹爲姊姊預蓄瓜藕俟姊姊歸而解煩渴何如衆大笑
奚正俯首聽忽眼角作淚泫泫將用手揉擦突一小美人自
兩毗間跳落地宛轉少刻卽大如人風致娟好向奚襍衽曰妾
秋水也挈妹子等附託尊軀感德非淺聞主人獨居枯寂故首
出恭謁乞垂憐憫奚愛其美魄動神搖不能制止秋水善演劇
變幻小戲術織錦裁雲雕瓊鏤月事事皆令人喜奚癡坐惟視
之笑秋水探手於懷意大動遂與之狎事訖整衣仍小如指跳
入目中不見卽聞牆內呼曰姊姊回也爭起酌酒爲賀秋曰吾
姊妹同事一主當叙齒勿爭競致外人笑衆曰善次日奚又側
耳聽忽耳中習習癢一美人躍出如秋水行逕而貌不同載拜
曰妾雙珠也請獻拙技博主人歡品竹彈絲無不極妙奚聞之
意迷卽拉與爲亂事已亦跳入耳明日覺耳內癢猛隄一美人

墮名曰玉峯遍體皆香能奔蘭闥四日覺口內癢一美人墮名曰金海善烹調炮鼈膾鯉莫不甘旨五日滿身癢一美女自毛孔出名曰千金自云隨孔可出亦隨孔可入善變奚偶思游卽化爲車乘之惡掀簸卽又化爲馬至斷橋危隄意思若乘秃尾便入畫意卽化爲驢倏至渡口意度何處有楫卽化爲小艇甫渡思穩坐看山卽又化爲肩輿其神妙如是也六日覺心上癢一美人自腦後躍出名曰隨娘美尤冠諸姊善縮九州不足論九州而外如東南神州正南卽州西南戎州正西兪州正中龔州西南桂州西北營州東北咸州正東揚州五岳不足論五岳而外如東岳廣乘南岳長離西岳麗農北岳廣野中岳崑崙念偶注彼則奇山奇水無不爲之列几案聽遊覽焉枕席之上更有奇趣令人銷魂奚日與六女嗜不復憶道士言年餘六女均

生子女果聞瘤內嬰姪啼笑聲索乳聲抓梨覓棗聲稍長卽與論婚迎娶鼓吹到門聲環珮跪拜聲開筵讌客聲人喧於室馬騰於槽由是心大煩日夜不能安枕疾頓劇瘤亦頓鉅忽聞六女喧於瘤內曰好好房屋奈何雨卽漏風卽入豈數椽將傾耶明日遣奴子赴江西購良材來興造一女曰以妹子愚見可不必日來主人大委頓恐不久卽捐舍不如殺之各挈子女逃遠方另尋屋宇住何如衆曰善奚聞之大哭旋聞瘤內霍霍磨刀聲哭更不輟忽見道者冉冉降於庭奚急跪迎道者視之詫曰爾奈何狼愎至此曷明言無隱庸可救奚具告之道者怒曰與其爲賊殺不若我自殺之壁上抽古劍光晶瑩奚方哀求寒鋒已在頸上用力一揮頭脆然落亦無所苦張目視道者向腔內呼曰六賊六賊可以速出此中有丹不容久宅墮卽有白氣縷

纒自腔內出如釜上蒸騰氣盡癩亦銷道者拈其首合腔上端且正然後敷以藥屑圍以匹練呼曰奚生醜醜奚果甦覺所患頓失心地光明跪伏受教道者曰吾教中度人有順緣有逆緣有孽緣不圖以逆緣度爾身微倖也六賊已去萬念皆空從此頭顱可安可落聽其自便何樂如之再十年後當尋我於六合以外太微山頂也言已道者又去奚遂杖策出洞再至人寰遇向日同儕爭訝問頸上何來此一圍紅綫奚捫之亦無跡此後不事肖像能以奇術醫病者刀斧創瘡血肉狼藉奚摸頸上垢如玉紅膏敷之血立止而痛立定膚立生病家授以金却之惟仍好飲啖一日飲酒家酒保答應稍遲奚怒自捥頭落置案上座客驚竄四散酒保謝自仍舉置頸上如故由是時以之恐怖人酒家惡之適醉後又捥落甫置案上自仍傾盃酒灌腔中酒

保壽地奪頭乘屋後溷中奚摸頭不得兩手怒搏擲盃拍案意甚皇迫腔血將湧流突有道者自雲中墜手捧一美男子頭與奚按合呼曰奚生奚生爾頭已汚不能再合頃於富貴家尋得一顆特來救汝汝嗣後宜韜晦勿再炫露言已罽酒保曰狗彘奴何遽殺吾弟子爾試回首看身後酒保壽回首即強項不能回正矣再轉身視道者與奚已杳至嘉靖某甲子奚猶往來於晉歌嘯自如忽中途遇一俊僕乘怒馬來見之遽躍路伏道左悲曰公子乃在此耶奚聞之逡跳入水炊許乘龍入霄漢不知所之

慎儂氏曰佛以眼耳鼻舌身意爲六賊其賊也卽其性也忍制之則曰性縱恣之則曰賊然天有陽卽有陰地有人卽有鬼人有形卽有性使盡如佛氏所云滅性歸寂則此形又何所寄乎

媯皇當日搏土爲人時又何必定與以眼耳鼻舌身意乎彼世之不能辨性者則有刑天氏之一教當北面稱弟子以事之可耳昔有駿覽子好集醫方偶之市見決囚囚患大氣泡僧子舉刀一揮頭落地而泡頓縮小渠見之卽芒芒然歸舉筆大書曰凡患大氣泡者將頭割下卽愈見者莫不捧腹